

學

統

學統卷之二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正統

顏子

顏子名回字子淵魯人黃帝之後也黃帝生昌意五
傳而至陸終生子六人其五曰晏安爲曹姓國於邠
歷唐虞夏商不能紀其傳周武王克商封其裔孫挾
爲邾子挾生非非生成成生車輔車輔生將新將新
生訾父訾父生夷甫夷甫字伯顏春秋時有功於周

學統

卷之二

正統

齊威公命爲小邾子，別封其子友於邾子孫，遂以爲氏。以其附庸於魯，故世世仕魯，爲卿大夫。自夷、輔以下，傳十七世至繇，爲魯卿士，娶齊姜氏，以周敬王七年戊子，卽魯昭公二十九年冬十一月十一日生。顏子於魯少，孔子三十八歲，顏子生，而明睿潛純，有聖人之資。十三歲從學於孔子，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益親。」又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又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顏子問君子，孔子曰：「愛近仁，度近智。」

已不重爲人不輕君子也。問小人曰：毀人之善以爲
辨、狡、許、懷、詐、以爲智、幸人之有過、恥學而羞不能、小
人也。問小人之言有同乎君子不可不察也。曰：君子
以行言、小人以舌言。君子惟爲義之上、相疾也、退而
相愛、小人惟爲亂之上、相愛也、退而相惡。問朋友之
際如何。孔子曰：君子之於朋友也、心必有非焉而勿
能謂吾不知其仁人也、不忘久德、不思久怨、仁矣夫。
十五歲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
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曰：請問其目。曰：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子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孔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又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十六歲在魯。魯定公問於顏子曰。子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公不悅。入謂左右曰。君子固譏人乎。三日校來。謁曰。畢之馬佚。公趣駕召顏子至。問何以知之。對曰。臣以政知。昔舜使民不窮其民力。造父使馬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馭。升車執轡。御

體正矣。步驟馳驅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猶求馬不已。是以知之。公曰善。可少進乎。顏子曰。臣聞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迄今未有能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公悅。以告孔子。孔子曰。夫其所以爲顏回者。此之類也。豈足多哉。孔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孔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十七歲從孔子於衛。孔子遊於農山之上。顏子與子路子貢侍側。孔子曰。二三子各言爾志。卽

將擇焉。子路曰：由願奮長戟，盪三軍，攘地千里，莫敢
執戟。惟由能之。孔子曰：勇哉！子貢曰：兩國構難，壯士
列陣，賜推論利害，陳說其間，釋二國之患，惟賜能之。
孔子曰：辨哉！顏子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
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教，
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劍
戟爲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天下咸宜，無戰鬥之患，則
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施其辨矣。孔子曰：美哉！德
也。子路曰：夫子何取焉？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

詞。顏。氏。之。子。有。矣。孔。子。去。衛。過。匡。匡。人。圍。之。顏。子。後。
孔。子。曰。吾。以。女。爲。死。矣。顏。子。曰。子。在。回。何。敢。死。二。
二。歲。孔。子。稱。之。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
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顏。子。問。爲。鄉。
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
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顏。子。將。西。遊。於。宋。問。於。
孔。子。曰。何。以。爲。身。孔。子。曰。恭。敬。忠。信。而。已。矣。恭。則。遠。
平。患。敬。則。人。愛。之。忠。則。和。於。衆。信。則。人。任。之。勤。此。四。
者。可。以。臨。國。豈。特。一。身。哉。二。十。五。歲。從。孔。子。厄。於。陳。

蔡之聞孔子知弟子有愠心召顏子以問之曰請
匪兇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奚爲至於此顏子對
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
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
爾多財吾爲爾宰二十九歲髮盡白齒落孔子曰回
有君子之道四焉強於行義弱於受諫休於得祿直
於持身三十歲深契聖道之妙一日喟然嘆曰仰之
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
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旣竭吾才如有

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又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孔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又曰。回也。其庶乎。屢空仰。孫何忌問於顏子曰。一言而有益於仁。智可得聞乎。對曰。一言而有益於智。莫如豫。一言而有益於仁。莫如恕。叔孫武叔多稱人過而已。評論之。顏子曰。吾聞諸夫子曰。言人之惡。非所以美已。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已。故君子攻其過。無攻人之惡。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設教也。入室升堂者七十有餘。

大其孰爲賢子貢對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誦崇禮
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回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
嬭茲一人應侯慎德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若逢有德
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於天子則王者之相
也三十一歲同季路侍孔子孔子曰盍各言爾志顏
子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孔子謂顏子曰用之則行舍
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是年孔子翼易贊顏子於
大傳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
之未嘗復行也三十二歲卒於魯時周敬王三十九

年卽魯哀公十三年秋八月二十三日也。孔子哭之。
慟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
夫人之爲慟而誰爲。顏路請孔子之車以爲之槨。孔。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
不徒行以爲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門。
人欲厚葬之。孔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孔子曰回也。
視子猶父也。子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哀公將弔。顏子使人問於孔子。孔子對曰凡在封內。
皆臣子也。禮君弔其臣。升自東階。向尸而哭。其恩賜。

之施不有竿也。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亦如之。顏子葬曲阜縣防山。漢高帝以配祀孔子廟。唐贈兗國公。元贈復聖公。明嘉靖中改稱復聖顏子。賜子孫世襲博士一員。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孟子曰。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

子當亂世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已饑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周子曰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又曰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

又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程子曰欲學聖人且須學顏子

又曰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

問顏子如何學孔子到此深處程子曰顏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與能屢空爾

問顏子勇乎程子曰觀其言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孰勇於顏子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之類抑可謂大勇矣

又曰顏子作得禹稷湯武事功若德則別論

又曰顏子和風慶雲也

又曰顏子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

又曰人須當學顏子便入聖人氣象

又曰顏子大率與聖人同只是便有分別若無則是聖人矣

又曰博文約禮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惟此二事而已

又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故不貳顏子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知之便更不萌作

又曰顏孟之於聖人其知之淺深同只是顏子亦
醇淵懿於道更得之淵粹近聖人氣象

又曰顏子之不惰者敬也

又曰哀公嘗問於夫子對曰回也好學季康子嘗問
於夫子對曰回也好學夫三千之徒四科之目如此
其多而號爲好學獨顏子一人而已於乎何其難哉
又曰貧賤而在陋巷者處富貴則失其本心者衆矣
顏子簞瓢猶是萬鍾猶是

又曰顏子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

程伯子曰。顏子幾於聖人。未達一間。爾不遷怒。武無伐善。施勞三月不違仁。皆此意也。

程叔子問鮮于侁。尋常道顏子所樂者何。侁曰。不過是說顏子所樂者道。程叔子曰。若說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

又曰。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

而動於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誠而明也。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所異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

又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明德乃至善也。知既至則

意自誠。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至也。知之至，故未嘗復行。他人復行，知之不至也。

又曰：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

又曰：顏子天資純粹，功夫縝密，進德有序，故學者有用力處。

張子曰：顏子雅意，則直要做聖人。

又曰：知合內外之道，則禹稷顏子所同，可見蓋自正心誠意推之，至於可以平天下，此內外之道所以合也。茲禹稷顏子所以同也。

和靖尹氏曰古來惟孔子好學其次莫如顏子
龜山楊氏曰顏子所學學舜而已蓋舜於人倫無所
不盡孟子所謂爲法天下可傳後世也孟子所憂憂
不如舜爾人能以舜爲心其學不患不進

或問顏子犯而不校何如龜山曰其視天下無一物
非仁也故雖犯而不校仁者與物無對自不見其有
犯我者夏與誰校孟子言仁者無敵亦是此理
朱子曰顏子生平只受用克己復禮四箇字顏子地
位有甚非禮處只心術間微有些子非禮處也須淨

盡截斷。

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是顏子好學之符驗處却不是學此二事顏子學處專在非禮勿視聽言動上

又曰顏子只是見得箇道理透自不遷不貳

又曰顏子之樂平淡如曾點之樂便勞攘了

又曰夫子告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只是實行上做工夫

又曰不遷怒如鏡懸水止不貳過如水消凍釋

又曰夫子之道如天惟顏子得之夫子許多大意思

盡在顏子身上發見。顏子所以發聖人之蘊，恐不可
以一事言。蓋聖人全體大用，無不一一於顏子身上
發見也。

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孔子之教，惟顏子爲得其全。
故因其進修之迹，而後孔子之蘊可見。猶天不言而
四時行，百物生也。

又曰：程子云：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所
樂何事。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
得之。今不敢妄爲之說。學者但從事於博文約禮之

誦○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
問○顏○樂○之○說○程○子○荅○鮮○于○侁○之○問○其○意○何○也○朱○子○曰○
程○子○蓋○曰○顏○子○之○心○無○少○私○欲○天○理○渾○然○是○以○日○用○
動○靜○之○間○從○容○自○得○而○無○適○不○樂○不○待○以○道○爲○可○樂○
然○後○樂○也○

又○曰○程○子○之○言○但○謂○聖○賢○之○心○與○道○爲○一○故○無○適○而○
不○樂○若○以○道○爲○一○物○而○樂○之○則○心○與○道○二○非○所○以○爲○
顏○子○爾○

又○曰○顏○子○惟○是○私○欲○既○去○天○理○流○行○動○靜○語○嘿○日○用○

之○間○無○非○天○理○胸○中○廓○然○豈○不○可○樂○此○與○貧○窶○自○不
相○干○故○不○以○此○而○害○其○樂○

又○曰○程○子○謂○人○於○天○地○間○並○無○窒○礙○處○大○小○大○快○活○
此○便○是○顏○子○樂○處○這○道○理○在○天○地○間○須○是○直○窮○到○底○
至○纖○至○悉○十○分○透○徹○無○有○不○盡○則○與○萬○物○爲○一○無○所○
窒○礙○胸○中○泰○然○豈○有○不○樂○

又○曰○顏○子○胸○中○自○有○樂○地○雖○貧○窶○不○以○累○其○心○不○是○
將○卹○不○以○貧○窶○累○心○底○做○樂○

又○曰○顏○子○不○改○其○樂○是○他○工○夫○到○後○自○有○樂○處○與○痛○

貴貧賤了不相關自是改他不得。

又曰顏子之樂其實却只是平日許多工夫到此成就見處通透無隔礙行處純熟無齟齬便自然快活不是別有一項工夫理會此事也。

問顏子樂處朱子曰未到他地位如何便能知得他樂處且要得就他實下工夫處做下梢亦須會到他樂時節。

又曰顏子樂處不用思量他只是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然後見得天理分明日用間義理純熟不被人欲。

來○苦○楚○自○恁○底○快○活○如○今○且○去○博○文○約○禮○便○自○見○得○
若○只○索○之○杳○冥○之○際○何○益○只○要○著○實○用○功○却○無○不○做○
工○夫○自○然○樂○底○道○理○如○今○做○工○夫○只○是○平○常○恁○地○理○
會○不○要○把○做○差○異○了○去○做○

又○曰○顏○子○之○箏○瓢○非○故○樂○也○忘○也○

又○曰○顏○子○是○孔○子○稱○他○樂○他○不○會○自○說○道○我○樂○人○自○
說○樂○時○便○已○是○不○樂○了○

又○曰○箏○瓢○陋○巷○實○非○可○樂○之○事○顏○子○不○幸○遭○之○而○能○
不○以○人○之○所○憂○改○其○樂○爾○若○其○所○樂○則○固○在○乎○箏○瓢○

陋巷之外也。學者欲求顏子之樂，而卽其事以求之。則有沒世而不可得者。此程子之說，所以爲有功也。

又曰：顏子克己，如紅爐上一點雪。

又曰：顏淵問仁一章，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不可以不勉也。

又曰：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之憂也。

又曰顏子三月不違只是此心常存無少間斷自三月後却未免有毫髮私意間斷在顏子念慮之間間有不善處却能知之而未嘗復行也。

又曰顏子豈直恁虛空湛然常閉門合眼靜坐不應事不接物然後爲不違仁也顏子有事亦須應但只無一毫私欲爾。

問顏子初時只是天資明睿而學力精敏於聖人之言皆深曉嘿識未是於天下之理廓然無所不通至於所謂卓爾之地乃是廓然貫通而知之至極與聖

人。生。知。意。味。相。似。矣。不。審。是。否。朱。子。曰。是。如。此。
問。顏。子。之。學。莫。是。先。於。性。情。上。著。工。夫。否。朱。子。曰。然。
問。顏。子。比。湯。如。何。朱。子。曰。顏。子。只。據。見。在。事。業。未。必。
及。湯。使。其。成。就。則。湯。又。不。得。比。顏。子。前。輩。說。禹。與。顏。
子。雖。是。同。道。禹。比。顏。子。又。麤。些。

問。先。生。舊。云。顏。子。優。於。湯。武。如。何。見。得。朱。子。曰。這。般。
處。說。不。得。據。自。看。覺。得。顏。子。渾。渾。無。痕。迹。

屏。山。劉。氏。曰。學。易。者。必。自。復。始。顏。子。不。遠。復。天。下。歸。
仁。復。之。功。至。矣。論。語。所。載。惟。發。二。問。一。爲。仁。一。爲。邦。

夫子答之皆極天理人事之大者原易之用內焉惟窮理盡性外焉惟開物成務顏子盡之

南軒張氏曰顏子之所至亞於聖人孔門高弟莫得而班焉及考魯論師友之所稱有曰不遷怒不貳過而已有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而已自學者觀之疑若近而易識然而顏子之所以爲善學聖人者實在乎此則聖門之學其大畧亦可見矣

東萊呂氏曰以能問不能此是曾子見得顏子如此

若顏子自以能而問不能云云則亦小矣。顏子但知有問但知不校自虛自無爾。初不知寡之與多。虛之與實亦不知人之犯也。如孔子弟子記夫子絕四。其弟子見得夫子如此若夫子自以爲當絕此四者夫子亦小矣。

勉齋黃氏曰。顏子存養之深。省察之明。克治之力。持守之堅。故其未怒之初。鑑空衡平。既怒之後。冰銷霧釋。方過之初。瑕類莫逃。既知之後。根株悉拔。此所以爲好學而朱子以爲克己之功也。

又曰顏子之天資只是明與剛。顏子之用功只是敬與義。既明矣。又持之以敬。既剛矣。又輔之以義。天資學力兩極。則血氣豈能輕爲之動。念慮豈能再使之差。此所以謂之不遠復也。所以謂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又曰博文約禮。顏子所以用其力於前。天理渾然。顏子所以收其功於後。博文則知之明。約禮則守之固。凡事物當然之理。既無不洞曉。而窮通得喪。與凡可憂可戚之事。舉不足以累其心。此其所以無少私欲。

天○理○渾○然○蓋○有○不○期○樂○而○自○樂○者○矣○

慶源輔氏曰顏子不遷不貳乃終身學力之所成。非一旦收其放心便能如此亦非是學者克己之功。故朱子以爲克己之功必其平日遇怒則克不使之流蕩於外以過於物。遇過則克不使之伏藏於內以爲之根。怒不過於物則久久自然不遷。過不爲之根則久久自然不貳。

又曰禹稷能樂顏子之樂。顏子能憂禹稷之憂。同一大本同一達道故也。

潛室陳氏曰顏子一身渾是義理不知有人

又曰心廣體胖無入而不自得所樂卽是道也若但以孔顏之樂不可形容而不知其所樂何事則將有耽空嗜寂之病聖賢著實工夫豈是欲人懸空坐悟所以濂溪必令二程尋孔顏所樂何事

西山真氏曰顏子工夫乃是博文約禮上用力博文者格物致知之事也約禮者克己復禮之事也內外精粗二者並進則此心此身皆與理爲一從容游於天理之中雖簞瓢陋巷不知其爲貧萬鍾九鼎不

知其爲富。此乃顏子之樂也。程朱二先生恐人只想像顏子之樂。而不知實用其功。雖日談顏子之樂。何益於我。故程子全然不露。只使人自思而得之。朱先生又恐人無下手處。特說出博文約禮四字。令學者從此用力。真積力久。自然有得。至於欲罷不能之地。則顏子之樂。可以庶幾矣。

新安陳氏曰。顏子博文精也。約禮一也。

吳氏曰。顏子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默者。

曹月川曰、顏子之學、求至乎聖人之道、今人記誦、又辭、豈可與顏子同日而語。

又曰、顏子幾於聖人、只是不貳過。

問伊尹之志、顏子之學、固矣、却不知伊尹之學、顏子之志、如何、曹月川曰、伊尹之志、固在行道、然道非學、無以明、不明何以行耶、大抵古人之學、本欲行道、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凡所以治國平天下者、無不理會、但方處畎畝時、不敢必於大用、爾及三聘幡然、便一向如此做去、其自言曰、予天民之望。

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此便是堯舜事業。看
二典之書。堯舜所以卷舒作用。只如此熟。若雖志欲
行道而自家所學。元未有本領。如何便能舉而措之。
天下乎。若顏子之學。固欲明道。然又未嘗不欲道之
行也。觀其問爲邦。而夫子告以四代禮樂。及放鄭聲。
遠佞人。其言志一。則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六則曰願
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室
家無離曠之思。千載無戰鬪之患。而勇辨者無所施
用焉。然則顏子之志。又豈非堯舜君民而公天下之

心也哉。

敬軒薛氏曰：顏子終日不違如愚，喋喋多言而能者寡矣。

又曰：亦足以發，只是尊所聞行所知爾。他人聞聖人之言便休，顏子於聖人之言句句無不識其理而發其實，故曰亦足以發。

又曰：朱子言顏子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條理卽性之條理，大本達道也。

又曰：顏子於聖人體段已具，卽孟子中公孫丑所謂

顏子具體而微也。體段是聖人所具之天理。顏子有蓋以一身四肢之體段喻一心四德之體段也。

又曰好仁者無以尚之。顏子箪瓢陋巷不改其樂。又曰不遷怒功夫甚難。惟嘗用力者知之。然亦不可不勉。

又曰復之有益於人大矣。雖顏子亦由於不遠復。又曰觀顏子所好何學論。顏子全在性情上用功夫。又曰顏子與聖人未達一間者。以三月不違與純亦不已也。

又曰程子曰顏子箪瓢陋巷在他人則憂而顏子獨樂者仁而已。愚謂聖賢之樂不過全天命之性。仁即天命之性也。專言仁則禮義智皆在矣。又曰仰不愧俯不忤心廣體胖人欲淨盡天理渾全則顏氏之樂可識矣。

又曰未能盡顏子之學則不能知顏子之樂。

又曰顏子犯而不校乃其量大無所不包。譬以寸鐵而撞千石之鐘固不能使之鳴也。顏子幾於無我。曾子之言可見。

又曰、顏子仰彌高、鑽彌堅、在前在後、皆指此理而言。博文是明此理、約禮是體此理、欲罷不能、是悅此理。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是目中、了了見此理、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是不可熟此理、理者何、卽天命之性、具於聖人之心、率性之道、由於聖人之身者也。

又曰、顏子所言高、堅、前後、朱子曰、道體也、道體卽性也。

又曰、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使達而在上、則有天下而不與矣。

又曰。雖富累千金。而心爲物役。寒冰焦火。猶不禁也。
顏子雖箠瓢陋巷之窶。而舉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
中。俯仰無愧。胸次灑然。樂可知矣。

敬齋胡氏曰。讀書極難。蓋難得聖賢之意。或有讀周
茂叔令二程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遂去他身
上尋箇樂。未免猖狂自恣。自己不曾做顏子工夫。遂
欲樂顏子之樂。不亦悞乎。

又曰。程子曰。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最是如會
點。天資高。所見大。其言志處。高邁不滯於迹。已勝如

顏子但不如顏子能誠敬存養。既不存養併與所見者而失之矣。此顏子所以進於聖。曾點卒歸於狂也。又曰。今人未能克己求仁。先要求顏子之樂。所以卒至狂妄。殊不知周子令二程尋顏子之樂處。是要見得孔顏因甚有此樂。所樂何事。便要做顏子工夫。求至乎其地。豈有便來自己身上尋樂乎。故求樂太早。皆流於異端。

又曰。顏子四勿。涵養省察工夫。都在裏。又曰。顏子克己。便是王者事。王者無私。

整庵羅氏曰、顏子克己復禮、殊未易言、蓋其於所謂禮者、見得已極分明、所謂如有所立卓爾也、惟是有我之私、猶有纖毫消融未盡、消融盡、卽渾然與理爲一矣、然此處工夫最難、蓋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若吾徒之天資學力、去此良遠、但能如謝上蔡所言、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卽是日用間切實工夫、士希賢、賢希聖、固自有次第也。

又曰、顏淵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蓋以舜自期也。舜飯糗茹草、若將終身、顏子簞食瓢飲。

不改其樂。本原之地。同一無累。如此。則顏之進於舜也。其孰能禦之。孟子曰。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此希聖希賢之第一義也。

呂涇野曰。顏子能聽聖人之教。如墾熟田土。受時雨。故語之而不惰。學者只至於不惰甚難。今學者但聞說及道。便思睡了。緣無領受之地。爾只是一片磽确。生田地。雖有雨。亦流轉去不停矣。

又曰。先儒謂周茂叔令程子尋顏子之樂處。所樂何事。伊川只荅。或人云。若說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此

語極好。夫顏子心胸何等宏大。何等灑落。視世之富貴貧賤利害。死壽舉無足以動其中者。此誠見夫心泰無不足也。顏之樂處正在於此。

問不遷不貳如何。呂涇野曰。不遷怒發而中節之和不貳過。幾於喜怒哀樂未發之中。顏子逐日在這性情上用功。怎麼不謂之好學。又問何以見得性情。曰。七情之中。惟怒爲甚。怒而不遷。則凡七情皆得其下矣。人性至善。本無過失。過而不貳。則馴致於至善。呂涇野問諸生。你們說顏子怎麼以能問於不能。

生曰先生嘗言只是箇仁與舜好問好察一般。涇野曰我亦有此說。仁智實相爲用。舜有並生之心。天下之人疾痛疴癢與我相關。一民饑曰我饑之也。一民寒曰我寒之也。故好問好察以求所以處之之方。不但問於君子。雖耕稼陶漁之人亦往問之。不自知其爲聖人。若自以爲聖人。這些人怎肯與他說。惟舜好問好察。以天下之聞見爲一己之聞見。故曰大知。顏子也有舜這樣心腸。故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中庸言舜之大智。卽以顏子繼之。亦是此意。如今人

不肯好問、看來只是不仁。

顧涇陽曰：一簞食、一瓢飲、有若無實、若虛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犯而不校、顏子讓盡了天下人、只是不肯讓那兩箇人、或問那兩箇人是誰、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是不肯讓箇舜、步亦步、趨亦趨、欲罷不能、是不肯讓箇孔子。

又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無極而太極也、博文約禮、一陰一陽也、旣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陰陽卽太極也、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太極本

無極也。周元公曰：發孔子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知言哉。

高景逸曰：篋瓢陋巷，是何胸次；博文約禮，是何修持；不遷不貳，是何力量；是之謂不違仁。識仁者當識顏子，所以爲仁。

又曰：顏子用志不分，只在情性上學；不在情性上學，聖人不謂之學。身通六藝之人，豈不各有所好？聖人不謂之好學。

又曰：顏子之好學，不在怒與過上用功，只看大易便

知復卦初九一爻。惟顏子能當之。此一爻卽乾元也。所謂元者善之長也。夫子一生好學二字。惟自許許顏子一人。

愚按顏子睿智聰明深潛純粹去聖人僅毫髮。當時孔子於其問爲仁則告之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於其問爲邦則告之以四代之禮樂而又許之以行藏稱之以好學其契之也至矣。至孟子則與禹稷並論周子則與伊尹同稱程子則謂其能作湯武事功朱子則謂其優於湯武史稱顏子有聖

佐才。卽班氏亦曰伊呂聖人之偶。惟顏子足以當之。合而觀之。顏子之爲顏子。亦可知矣。後儒因莊生心齋坐忘之一言。遂相率而求于淵於瞿曇棒喝之間。以自便其猖狂邪僻之說。終日閉眉合眼。樹拂擊拳。曰我顏氏子也。我心齋坐忘也。甚至畧無知識。但年壽稍促者。卽以顏子稱之。蓋自張子韶而外。若金谿姚江之徒。爲甚。數百年來。援儒入佛。引佛竄儒。流毒聖門。率由於此。嗚乎。是惡可不慎思而明辨之也。

學統卷之二終

學統卷之三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正統

曾子

曾子名參字子輿魯南武城人郕國之後也夏禹出
自軒轅氏其孫少康封其次子曲烈於郕子孫因其
封國爲氏遂爲郕姓歷夏商周世次無考魯襄公時
邾人莒人滅郕世子巫公奔魯因歎曰國旣滅矣邑
亦宐除遂去邑而爲曾氏則曾氏之始祖也巫公生

天生阜阜生點點以周敬王十五年卽魯定公
年生曾子於魯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資稟篤實天
性至孝十四歲嘗出薪於野有客至母以手搯其臂
曾子心動棄薪馳歸問母無恙乎母曰有客至故搯
臂以呼汝爾耕秦山下雨雪旬日不得歸思父母作
梁山之歌往鄭至勝母里還車不入惡其名也十七
歲以父命從學孔子於楚孔子曰參也魯曾子見孔
子未嘗不問安親之道在楚心動歸問其母母曰思
之齧指孔子聞之曰參之至誠精感萬里曾子曰至

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十八歲從孔子於衛。孔子稱顏回有君子之道。四史。鮒有君子之道。三曾。子曰。參嘗聞夫子之。三言而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見人之善。若已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行之。然後導之。是夫子之能勞也。曾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是以自知終不及二子也。曾子曰。入是國也。言信乎。群臣則畱可也。忠信行乎。群臣則仕可也。澤加於百姓。則安可也。孔子曰。參之言。

可謂善安身矣。二十二歲從孔子自衛反魯。時季康子朝服以縞。曾子問於孔子曰：禮乎？孔子曰：諸侯皮弁告朔，然服之以視朝。若此禮者也。曾子敝衣而耕於魯。魯君聞之而致邑焉。曾子固辭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有求於人，人則獻之，奚爲不受？曾子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不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吾與其富而畏人，不若貧而無屈。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矣。曾子養親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人以爲養志。曾子嘗云：

瓜誤斷其根。父皙怒。杖擊其背。曾子仆地。有頃乃甦。欣然而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援琴而歌。欲父知其平也。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參來勿內也。曾子使人請於孔子。孔子曰。女不聞乎。昔舜事瞽瞍。欲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杖則受。大杖則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舜不失烝烝之孝。今參委身以待暴怒。而陷父於不義。安得爲孝乎。曾子聞之。謝過曰。參罪大矣。曾子問冠昏喪祭吉凶。變禮。孔子並詳告之。語具戴記。曾子問王言。孔子曰。

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然後可以苟
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故曰內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
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語具家語子貢
謂衛將軍文子曰滿而不盈實而若虛過之如不及
博無不學其貌恭其德敦其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
大人也常以浩浩是會參之行也孔子稱之曰孝德
之始也弟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中
乎四德者也二十四歲是年顏子卒於魯其明年曾
子追思顏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

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二十六
歲孔子呼而告之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孔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
已矣。孔子以大學授曾子，曾子首述孔子之言爲經
一章以明大學之道。其道有三綱曰：明德、新民、止至
善。有八條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
天下。而歸本於修身。蓋修身卽明德也。又以己意爲
傳十章以分釋之。舉內聖外王本末始終之義悉備
焉。語具大學。孔子又以曾子能通孝道授之以孝經。

一日。曾子侍側。孔子謂之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女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孔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女。語具孝經。孔子嘗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春秋屬商。孝經屬參。云時齊欲聘曾子。爲卿。曾子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故不忍遠親而爲人役。曾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權。其莊。足以成禮。孔子聞之。曰。二三子識之。孰謂參也。不知禮乎。二十七歲。

魯哀公十六年也是年孔子卒曾子心喪三年三十
歲心喪三年畢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
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
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曾子曰先王所以治天
下者五貴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貴德爲其近於聖
也貴貴爲其近於君也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敬長爲
其近於兄也慈幼爲其近於弟也會子曰晏子可謂
知禮也已。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
墓而反國君七個遣車七乘大夫五個遣車五乘晏

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三十一歲，父皙卒。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葬父皙於南城山。曾子攀柩車，引輶者爲之止。或問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褻其餘歟？君子既食則褻其餘乎？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爲哀也。子不見大饗乎？請。則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曾子每讀喪禮，泣下沾襟。以父嗜羊棗，遂不忍食之。覩物思親也。三十八歲。

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魯人攻鄆，曾子辭於鄆。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來，毋使狗豕入吾舍。鄆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厚矣。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安能守先生之舍也。曾子不荅而出。及魯攻鄆，數之罪十，而曾子所諍者

九魯師罷。鄴君復修會子舍而迎之。問弟子問於會子。曰：夫士何如則可謂達矣？會子曰：不能則學，疑則問。欲行則比賢，雖有險道，循行則達矣。今之弟子病下人不知事，賢恥不知而又不問，欲作則其智不足，是以惑闇終其世而已矣。是謂窮民也。會子妻以梨蒸不熟，出之人曰：非七出也。荅曰：梨蒸小物，爾而不。用吾命，况大事乎？遂出之。終身不娶。子元請焉。會子告之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已，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容知其得免於非乎？遂終。

身不娶子由問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曾子曰中道
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四十歲去魯適衛其居
也緼袍無表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
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蹤而歌商頌聲滿天地
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曾子曰士不可
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
後已不亦遠乎又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
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五十
歲時齊聘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曾子皆不

應命嘗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逮也。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吾嘗仕齊爲吏。祿不過鍾釜。尚欣欣而喜者。非爲多也。樂其逮親也。親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猶北鄉而泣者。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若夫信其志。約其親。非孝也。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明儀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

養者安能爲孝乎。曾子曰：身者父母之遺體也。行
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
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
非孝也。五者不遂，菽及於親，敢不敬乎？君子所謂孝
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衆
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
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旣沒，慎行其身，不遺
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
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强者強此者也。樂

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又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又曰。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六十。謂子夏曰。吾與爾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

河之上七十歲衛人吳起來從學頃之起母死不歸
曾子薄之遂與起絕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
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
後吾知免夫小子孟敬子問疾曾子曰烏之將死其
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
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
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疾革樂正子春坐於牀下
子元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皖大
夫之簣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然斯季孫之

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簣。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時周考王五年，卽魯悼公三十二年而衛敬公十五年也。葬嘉祥縣南四十里南武山，有廟。子曰：元曰申曰華，孫曰西，皆賢。唐贈郕伯，宋封郕國公。元贈宗聖公。明嘉靖中，改稱宗聖曾子。賜子孫世襲博士一員。

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

又曰曾子傳聖人道只是一箇誠篤聖人之問聰明才辨者甚多卒傳聖人之道者乃質魯之人故學以誠實爲貴。

又曰易簣之事非大賢以上作不得曾子之後有子思便可見。

又曰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

終不類道

又曰、曾子易簣之際、志於正而已矣。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者、同心。

又曰、易簣之意、心是理、理是心、聲爲律、身爲度。

又曰、孔門弟子自孔子沒後、各自離散、只有曾子便別。如子夏子張、欲以所事孔子事、有若獨曾子便道不可。

又曰、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啓手足之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

皆其學也。

又曰孔子沒曾子之道日益光大曾子傳孔子之道只是箇誠篤。

程伯子曰曾子在孔門當時以爲魯魯者學道尤宜難於他人然子思之中庸聖學所賴以傳者也考其淵源乃自曾子則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豈非曾得之乎由此觀之聰明才智未必不害道而剛毅木訥信乎爲近仁矣。

程叔子曰學莫貴於思惟思也能窒慾曾子之三省。

窒慾之道也。

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又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啓手、足爲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

又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

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廣平游氏曰古之人所謂夜以計過無憾而後卽安者卽曾子省身之意。

龜山楊氏曰孔子云參也魯蓋其初時而後語一貫之道曾子於此默喻則其所得深矣。觀論語所載曾子臨終之言孟子推明不事有若之意又詳考子思孟子傳道之所自是特以魯終其身耶。

又曰孔子沒群弟子離散分處諸侯之國雖各以所聞授弟子然得其傳者蓋寡故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爲莊周其去本浸遠矣獨曾子之後子思

孟子之傳得其宗

朱子曰。曾子爲人敦厚質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爲主。故其真積力久而得以聞乎一以貫之妙。然其所以自守而終身者。則固未嘗離乎孝敬信讓之規。而其制行立身。又專以輕富貴守貧賤不求人知爲大。是以從之游者。所聞雖或甚淺。亦不失爲謹厚修潔之人。所記雖或甚踈。亦必有以切於日用躬行之實。又曰。曾子說話盛水不漏。又曰。曾子之學大抵力行之意多。

又曰會子大抵偏於剛毅。這終是有立脚處。所以
他諸子皆無傳。惟會子獨得其傳。到子思也。恁地
毅。孟子也恁底剛毅。惟是有這般人。方始湊合得。
惟是這剛毅等人。方始立得定。

又曰孔門弟子。如子貢後來見識煞高。然終不及會
子。今人只見會子唯一貫之旨。遂得道統之傳。此雖
固然。但會子平日是箇剛毅有力量。壁立千仞。底人
觀其所謂任重道遠。託孤寄命。及晉楚之富等語。可
見緣他資質剛毅。先自把捉得定。故得卒傳夫子之

道後來有子思孟子其傳永遠孟子氣象尤可見
又曰曾子本是魯拙後既有所得故守得夫子規矩
定其教人有法所以有傳若子貢則甚敏見得易往
往教人亦不似曾子守定規矩故其後無傳

又曰曾子魯鈍只是他不肯放過直是捱得到透
了方住不似他人畧見得些便休惟曾子不肯放過
若這事看得未透直捱到盡處所以竟得之

或問曾子三省朱子曰此是他自見得身分止有
欠缺處却將三者日省之若今人欠缺處多却自

曾知得。

又曰孔子只一箇顏子合下天資純粹到曾子便過於剛與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不是剛勁有脚根底人定立不住。

問三省忠信是聞一貫之後抑未聞之前朱子曰不見得然未一貫前也要得忠信既一貫後也要得忠信此是徹頭徹尾底。

又曰曾子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乃敬之意此心不存則常昏矣中庸戒謹恐懼皆敬之意。

又曰曾子奉持遺體無時不戒謹恐懼直至啓手歿之時方得自免。這箇身已直是頃刻不可不戒謹。恐懼如所謂孝非止是尋常奉事而已。當念慮之微有毫釐差錯便是悖理傷道。便是不孝。只看一日之間內而思慮外而應接事物。這心畧不檢點便差失了。所以曾子常常恁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日用之間精粗本末無非道者。而君子於其間所貴者容貌辭氣顏色三者而已。三者皆其平日所養工夫至到之驗。而所以正身及物之本也。此乃聖

門學問成已。成物著實效驗。故曾子臨終諄諄言之。非如異端揚眉瞬目。妄作空言之比也。

又曰。曾子自踐履入道。

又曰。易簣結纓。未須論優劣。但看古人謹於禮法。不以死生之變易其所守。

又曰。曾子天資本魯。却是日用間積累工夫。一貫之說。夫子告之。而後知。然一唯之後。本末兼該。體用全備。

朱子序大學章句曰。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

政不修教化廢弛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
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
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
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
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
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
傳獨得其宗

又曰曾子未唯之前見一事是一箇理及唯之後千
萬箇理只是一箇曾子先只見得聖人千條萬緒都

好。不。知。都。是。從。這。一。心。做。來。及。聖。人。告。之。方。知。都。是。
從。這。一。箇。大。本。中。流。出。如。木。千。枝。萬。葉。都。是。從。這。一。
氣。流。注。貫。去。也。

又。曰。曾。子。工。夫。已。到。千。條。萬。緒。一。身。親。歷。之。聖。人。
一。點。他。便。醒。觀。禮。記。中。曾。子。問。喪。禮。之。變。曲。折。無。不。
詳。盡。便。可。見。曾。子。是。一。一。理。會。過。來。
又。曰。曾。子。是。踐。履。篤。實。上。做。到。

南。軒。張。氏。曰。曾。子。啓。手。足。示。保。其。身。而。無。傷。也。戰。兢。
臨。履。平。日。之。心。所。以。爲。敬。而。無。失。也。至。是。而。知。免。於。

矣。所謂全而歸之也。與。

雙峰饒氏曰。曾子反求諸己。便是聖人與他說話。他
也未敢便以爲然。必要求諸己。以審其理而後信。
又曰。曾子之學。主於誠身。

新安陳氏曰。曾子一飲食間。尚體承親志如此。則立
身行己間。所謂身也者。親之枝也。行父母之遺體。敢
不敬乎。其能謹守此身。以承親志。不言可知矣。
又曰。曾子之學。固主於力行。然亦未嘗不先於致知。
況大學成於曾子。格物致知。實大學之始教。又觀記。

曾子問中禮之推變。曲折纖悉，必講明之。豈有全不加意於致知而變化其氣質之魯者哉。

又曰：曾子言所貴乎道，不求之高虛，而在乎容色辭氣之間，可謂切實矣。操存卽平日涵養於靜時者，省察卽目前致察於動時者，內外交盡，動靜兼該，工夫周密，三者始無欠缺。

又曰：曾子格致精也，誠正一也。

西山真氏曰：孔子告曾子以一貫，曾子降一等告門人以忠恕，要之忠恕盡處卽是誠。

又曰曾子之啓手足也蓋以爲知免矣而易簣一節猶在其後使其終於大夫之簣猶爲未正也全歸之難如此學者其可不戰兢以自省與

又曰曾子之學由孝而入

朱氏文炳曰一貫忠恕體用而已矣曾子於此著明之而於大學尤推廣之修身以上所以體此忠也齊家以下所以爲體也齊家以下所以行此恕也貫之所以爲用也此一貫忠恕爲聖賢相傳之心法也

雲峰胡氏曰曾子嘗曰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可謂

能實踐其言矣。

金華應氏曰：曾子知義理無盡，事物無窮，故歷舉喪祭吉凶雜出不齊之事，而問於聖人，其變故似異而可駭，其節目似同而不必辨，其纖悉委曲又似細而不足憂。夫子隨事剖析而決其疑，遂使千百載之下，遇變事知權者，亦如處常事不失其經焉。此皆問答講明之功也。

胡氏曰：曾子之疾見於論語者二，見於檀弓者一。是時氣息奄奄，性命僅存，須臾而聲律身度心與理一。

乃如此釋氏坐忘幻語不誠不敬豈能做其萬一哉
覺軒蔡氏曰仁道最大孔門傳道莫大於求仁蓋仁
之道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惟其全體也則
無一理之不該所以不可不宏惟其不息也則無一
念之間斷所以不可不毅曾子平日三省一貫致力
於大學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不使有一理之或違非
宏而何啓手啓足猶戰兢而不已易簣之際得正而
斃非毅而何此所以卒任傳道之責也

勉齋黃氏曰曾子天資醇厚志學懇篤其於大學既

推○明○誠○意○之○旨○而○傳○之○子○思○又○斷○以○誠○身○之○義○至○其○
自○省○又○皆○一○本○乎○誠○蓋○不○極○乎○誠○則○凡○所○作○爲○無○非○
苟○簡○滅○裂○是○豈○足○以○盡○人○事○之○當○然○而○合○天○理○之○本○
然○也○哉○

仁○山○金○氏○曰○戰○戰○兢兢○曾○子○終○身○是○如○此○自○古○聖○賢○
皆○然○但○曾○子○臨○終○又○說○出○以○示○學○者○爾○

敬○軒○薛○氏○曰○曾○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君○子○之○守○其○身○可○不○謹○乎○

又○曰○曾○子○所○傳○無○弊○只○是○教○人○有○序○大○學○可○見○

敬齋胡氏曰。曾子一貫工夫皆有。但未悟爾。故夫子呼而告之一貫。卽體用也。蓋人之一心萬理。咸備體也。隨事而應。無不周徧用也。曾子平日戰兢臨履。信篤實。則其心之本體已立。隨事精察。無不詳盡。則其心之大用已周。所謂一貫者。固在其中矣。故夫子一喚卽悟。不然則應之必不如此之速也。其後子思發則中和以爲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程子序易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皆此道也。

問一貫忠恕忠是一恕是貫呂涇野曰此殊支離曾子平日教門人惟在忠恕上用功故因門人之問則言所謂一貫卽我前說的忠恕便是一時間就指出點化門人。這處便見曾子已得了一貫了。

問曾子臨終而啓手足見得他平日未嘗失手失足於人若止是形體則世之得保首領以沒者亦多矣。涇野曰然曾子一出言未嘗忘父母一舉足而不敢忘孝。自云戰戰兢兢不知用了多少工夫來。故孟子謂心身事親今之爲宦者無見於此而傷人害物無

所不至、故人至痛、詈有傷及祖父者、皆是辱親不孝之大者、故孝子必敬其身者、懼辱親也。

問任重何以要宏、道遠何以要毅、涇野曰、天下之老皆爲吾老、天下之幼皆爲吾幼、心胸何等大著、故程子謂西銘言宏之道、心便如此宏了、而私意少有間息、便是不毅、觀曾子臨終、他人救死不暇、心中不安、雖一簣之微、亦必易之、看他是何等毅、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此曾子所以能踐形、惟肖乎。

又曰、古人心胸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然則

夫又不間斷。如曾子只是宏毅。宏便能任重。毅便能致遠。學者當學曾子。

高景逸曰。曾子當啓手足時。一箇身子完完全全。潔淨淨。如精金百鍊。如白璧無瑕。此時方了得修身爲本四字。

又曰。一貫者。曾子之悟道也。大學者。曾子之傳道也。絜矩又何不貫之有。故格物者。格知天下之爲一物也。物格而一以貫之矣。

又曰。程子云。孟子才高。學之未可依據。且學顏子。余

則曰顏子才高難學。學者且學曾子有依據。

愚按曾子親受大學孝經於孔子故其學以修身為本其孝以守身為要生平戰戰兢兢臨深履薄直至死而後已蓋其資稟篤實學行純固真積力久其以卒得聖道之傳宜也夫曾子之宏毅仁也養志孝也聖人之道無以加於仁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而曾子以一身實踐之存乎其身者體也忠也格致誠正是也發乎其身者用也恕也齊也均平是也曾子之道亦曰忠恕而已矣忠恕者

貫之謂也。此卽曾子之得統於孔子而以傳子。因以授之孟軻者也。奈何釋氏之徒妄以顏子爲悟。曾子爲修。顏子爲頓。曾子爲漸。視曾子不啻若搬柴運水。戒律頭陀者之流。卽吾儒亦有顏子之識。曾子篤信之說。不知顏子冥契皆實修也。曾子躬行皆心得也。四勿與三省一唯與一歎。此間亦有何分別而顧爲此異說之紛紛耶。

學統卷之三終